

<<欧洲风化史>>

图书基本信息

<<欧洲风化史>>

内容概要

在旧政权旧时代，生活在伊甸园中的只有少数人。
君主专制政体只是给极少灵敏人创造了相会，让他们得以过放荡的寄一生生活。
这种生活，甚至在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时期，欧洲人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欧洲风化史>>

作者简介

作者：(德)爱德华·傅克斯

<<欧洲风化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君主专制时代 君主专制时代 顺民心理 公众谎言 风流第二章 新亚当和新夏娃 君主专制时代的
美的理想 女性隐秘美崇拜 男性和女性的体态容貌第三章 伤风败俗的服饰 威严：任职地长后襟、
方当诗、假发 鞋后跟的作用 袒胞装 钟式裙 内衣 旧政权时代的色度 时装的奢华第四章 爱情 技巧的
崇拜 精致的感伤 性教育 作为艺术品的爱 婚姻预支 女性的爱情需求 法律形式 旧政权的英雄 狂欢
穿僧袍的维纳斯和普里阿波斯 鞭子下 妓女登场第五章 娼妓 爱情的街头交易 妓院 娼妓的代理人
和经纪人 警察和妓女 玫瑰的刺第六章 旅店和沙龙 客栈生活的演变 家庭节庆 民众习俗 民众节日和
娱乐场所 舞蹈和游戏 歌剧和芭蕾 沙龙

<<欧洲风化史>>

章节摘录

书摘 大多数专制君主不仅热衷于跟上凡尔赛宫的样板，而且还常常有一种超越这样板(当然是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的虚荣心。

许多人确实实现了他们的虚荣的理想。

在这方面，最出名的是萨克森的卡尔·奥古斯特和符腾堡的卡尔·欧根。

话说回来，这倒也是情有可原，因为他们的智能同他们发情的能力成反比。

符腾堡的“微型君主”别看国家小，出手却大方，每逢节日都邀芭蕾明星维思特里斯登台演出，每年付酬一千二百盾。

节庆的压轴戏是焰火，花费更大，是当时著名焰火大师威洛内兹斯应公爵之邀专程来符腾堡操办的。这位大师即使遇到时辰不利，无法尽情施展他的才能，也不得不出场表演他的绝活。

一本介绍符腾堡的书，标题叫《符腾堡王室真相或大事记》出版于1765年，其中说：“宫中笑声不多，吃得不少，喝酒也不少。

饭后吃甜点时放焰火，美不胜收，不亚于至诚笃信基督之国王的宫廷。

不过，这焰火还是不能同户外的盛大焰火比美。

不管天气如何，户外焰火照放不误。

1763年，一场小雨浇湿了礼花。

然而公爵绝对不愿推迟(礼花价值五万二千盾)，虽然焰火专家断言，只有五十分之一的礼花会燃着。公爵把这种排场看成是真正的气派和大手笔。

”数目真够气派的——五万二千盾!这笔款子当时够全国百姓吃一天。

因为袒露胸部(不管愿望多么热切)总得有一定的限度，所以尽量利用胸襟把乳房往上托。

当时许多做母亲的都持有这样的观点：姑娘们应当尽量把上天赐予她们的东西显示出来。

波克尔的《试论女性》一书中说：“不少母亲不仅允许女儿穿不得体的衣服，甚至还鼓励。

不久前，一位母亲在既有女士也有男子在场的社交场合对她女儿说：“傻丫头，你把你的胸部几乎全都封起来了。

我可受不了这愚蠢的腼腆劲儿。

姑娘长得不难看，而她的gorge(胸部)是附近一带最美的。

”在有经验的妇人看来，这样的腼腆是愚蠢的，因为她们知道，对于男子，没有比胸部更具诱惑力的鱼饵了。

成熟的妇女已经失去了妙龄少女的娇嫩的酥胸，她们甚至会装出风情万种的胸脯；在这方面天生有缺陷的女子采用人工的方法即衬垫。

因为全部袒露胸部时不可能装伪作假，所以不兴全部裸胸，或者只有个别人这样做，而且主要是在庆典上。

例如查德雷小姐即后来的金斯顿公爵夫人，1719年在威尼斯大使举办的舞会上打扮成伊菲涅亚。

蒙塔古夫人描述了她的服装：“查德雷小姐身上的衣服，或者不如说是无衣服(undress)，值得一提。

她打扮成被人当作祭品的伊菲涅亚，几乎一丝不挂，首席祭司要研究她的内脏是很容易做到的。

”许多例子证明，美丽的女子并不满足于在家里或者在庆典的厅堂里大胆地展示她们的胸。

她们就这样上街。

苏格兰德波特先生美艳的妻子在巴黎常常挽着她丈夫的胳膊散步，胸前一无遮掩。

虽说这一类景象并不罕见，但据当时的记载，有时周围人头攒动。

当然绝不是敌意的示威，而是相反，“人人都想在近处欣赏那美妙的胸，它叫观众色心大动”。

关于上面提到的查德雷小姐也有记载，说她喜欢在伦敦街头“向男人们贪婪的、色迷迷的目光展示她那无与伦比的胸脯的美”。

当时另一个人讲过三个英国女郎的故事。

这三个女郎每天一起在车站附近的林阴道上溜达。

她们的胸叫人们议论纷纷，因为三人的胸各有千秋。

<<欧洲风化史>>

“人们天天争论桂冠应该判给哪位女郎，但怎么也得出不了结果”。

不过，这样大胆的袒胸大概属于例外；这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局部袒胸比全部袒胸更容易装出乳房经常亢奋勃起的樣子。

全部袒胸只是英国的时髦风气，例如在查理二世的宫廷里。

关于袒胸的程度，当时的道学家牧师们的记述最为翔实。

其他作家大多能理解袒胸装，所以只是顺便提及。

而道学家们则把袒胸装视为“万恶之源”。

他们把开得很低的领口视为地狱之门，里面是火焰地狱，能吞噬众人，威胁众人，不管是小伙子，成年人还是老头儿，能毁灭一切美好的意图，等等。

17世纪关于领口的大小有这样的说法：“女人希望领口至少能让男人的两只手很容易伸进去，当然她们一点也不反对领口稍微再大一些。

”据讽刺作家说，这“稍微”的意思的能让女人把什么都暴露无遗，让男人把什么都一览无余，因为如果认真地把女人的心探索一番，很快便会发现她们自个儿都喜欢一丝不挂地出现在人前。

爱情不过是品尝这个时代最为重视的乐趣。

这一点，人们根本不想掩饰，反倒是公开承认的。

布丰在18世纪上半叶声称：“爱情只有它的生理方面是美好的。

”尚弗在半个世纪后插科打诨：“爱情无非是两张皮的接触。

”说白了，这些话无非是宣扬瞬间的情欲、没有后果的情欲。

然而在这种瞬间的情欲中，生理方面大大不如以前。

喷发的火山变成了暖融融的炉火。

再也没有了同别人融为一体的愿望。

人们变得温和了，或者用这个时代的说法，变得“合乎理性”了，而且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如此。

亚伯拉罕·阿·圣克拉拉把本时代和以往时代的区别表述得有些粗鲁，但一针见血。

他在他的一部作品说：“过去，婚床在洞房花烛夜之后像是两只熊恶战过的地方，如今却连杀只鸡的痕迹都见不到。

”在真正的激情高扬的时代，恋爱是把自己给予别人，把自己整个儿地、永远地贡献出去。

现如今，恋爱却像是把自己暂借出去。

恋爱关系在这个时代成了不要求长期承担责任的契约，随时可以解除，事后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双方在以后的生活中都有自己的自由。

女人答应向她求欢的男子时，并不是整个儿地献身给他，而只是给他若干瞬间的乐趣，或者竟是同他做笔交易，以换取社交场上的地位。

旧政权时代的巴黎警方记录，是18世纪风化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其中有许许多多这一类的记载，例如：“马佐瓦尔伯爵夫人今天早晨对一位抱怨她变心的国会顾问说：‘难道我答应过你什么吗？’”

“他同她总共才睡过一次。

”才睡过一次，就以为永远有什么权利、能提什么要求，实在太蠢了！这位国会顾问不懂享乐的基本法则——那就是这样一句话“du nouveau toujours du nouveau(要新的，要不断翻新)。

但凡一心追求新，一切都会变得无足轻重，一切都会化为虚无。

整个生活态度都是这样子。

一位偶然来到巴黎的意大利女子，写信给她的女友说：“这里一切都是虚无，一切都围着虚无转，干的是虚无，为虚无激动，为虚无结婚，半瓶子醋的聪明人把灵魂和宗教视为虚无，我自入乡随俗以后，光拿虚无来叫人开心。

”这段话只有一点不对：似乎这纯粹是法国的现象。

其实柏林、伦敦和维也纳也都是这样。

只是在君主专制文化中心的巴黎，这个现象特别明显罢了。

这种到处风行的浅薄的爱情观越演越烈，自然必定导致有意识地取消爱情的最高逻辑——生儿育女。

男人不愿生殖，女人不愿当母亲，人人都只想享乐。

<<欧洲风化史>>

儿女是对性生活的最高制裁，因此被说成是灾祸。

在17世纪，人们把无儿无女视为上天的惩罚，如今却倒了过来，许多人把这看做是上苍的福佑。

18世纪把多子多女起码看做是丢人的事。

这种风气不仅弥漫在社会上层，还影响到很大一部分中产市民，各国都是这样。

在这方面，另一个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个经济萧条时代，对于大多数家庭，养许多子女是个不堪忍受的重担。

人们如此藐视爱情的生理规律，必定会同任何一种偏离自然规律一样遭到报应。

普遍的体质下降成为时代的特色，旧政权时期是中世纪以来欧洲文化史上最突出的颓废时代。

任何颓废时代在性领域都有这样一个特点：明显偏好享乐的精致。

这种倾向表现于两个典型的现象。

一是肆无忌惮的淫乱，常常违反自然，在肉体享受上不断追求技术的花样翻新；其二是表现于消沉颓唐的感伤情绪。

或此或彼，都是兴奋剂，强者需要前者，而弱者需要后者，才能找到他们在正常情况下得不到的感觉。

文学中，这方面最著名的典型是罪恶的淫棍瓦尔蒙和失望的弱者少年维特。

在颓废时代，瓦尔蒙和维特之流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日见其多。

他们的生活哲学成为时代的信条。

一是统治阶级的信条，另一是被压迫者的信条。

这两种颓废表现形式乍看来截然相反，其实彼此密不可分。

这是互相敌对的两兄弟，固然是冤家，却总是同胞手足，不管是表现于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都是如此。

两者都同精神上的放纵有关系。

这主要指的是理性而不是心灵。

两者都表达了力求在意念上增加乐趣的愿望。

两者都用哲学和反省代替了行动，把哲学和反省放在首位。

强者和统治阶级把爱情搞成淫乱，而性行为却并不唱主角，让位于精美的hors d'oeuvres(冷盘)。

至于弱者和被压迫阶级，他们的感伤爱情中，性爱至多在多愁善感的书信中达到高潮；在这样的书信中，性行为仅仅是一种兴奋剂。

如果说前一个现象代表了极度的积极性，那么，后一个现象则表示出极度的消极性。

当旧政权时代普遍的颓废登峰造极的时候，感伤成了整个时代的基调，发展成为普遍的世界观，不仅两性关系，连全部精神现象都具有这样的性质。

这是势所必然。

当没落的君主专制主义在肆无忌惮的大淫乱中吞噬了一切美德的时候，必定产生绝望和听天由命的哲学，而这正是感伤主义的本质。

所以，感伤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不仅是弱者和被压迫阶级的思想，那些感到自己注定要灭亡而不想认真抗争的人也是满腔这样的情绪。

这世界观表现于只是眼泪汪汪的怨天尤人，在有气无力、多愁善感的思索中化解。

感伤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条件说明了它为什么在18世纪成为普遍的思维和感受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告诉我们，为什么它作为生活哲学在德国表现得特别明显而持久。

德国的市民阶段在精神和政治上受奴役最深，所以，无奈的感觉也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强烈，历时更久。

当时在德国大量的弱者，一味听天由命而尚无行动的愿望，更谈不上采取行动。

软弱和听天由命，是当时德国资产者作为一个阶级惟一鲜明的特点。

因此，感伤主义在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遍及各个精神领域尤其是爱情，有时竟成了流行病。

惟有德国才会产生少年维特热及其种种怪诞的表现，叫各方十分惊奇（虽然当时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风气）。

这种状况在德国保持最久。

<<欧洲风化史>>

当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早就开始革命活动，把公民自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现的时候，德国却一无作为，我行我素。

.....

<<欧洲风化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失去了天堂呵！塔列朗这老头有一次说：谁要是没有在1789年以前生活过，那就压根儿不算生活过。

和他同时代的成千上万人都持有这种看法。

谁要是活过了那一年，有生之年都会怀念沉没了的极乐岛。

他们在青年时代都品尝过极乐岛的醉人的欢乐。

1789年之后，局势越来越糟。

明摆着，那奇妙的幸福一去不复返了。

美和欢娱从此好梦难续。

旧政权时代最鲜明的证据——反映那时代精神的艺术和文学，说明人们的悲哀和怀念确有道理。

那时代的文学艺术，呈现了一派无可挑剔的、辉煌的美。

其中无一不美：女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迷人，男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文雅，连真理都不是赤裸裸地出现在世人面前，而是披着滔滔不绝的俏皮话的外衣。

玫瑰不再有刺，罪孽不再丑陋，而德行也不再面目可憎。

什么都是芬芳馥郁，优雅动人，光华四照。

人们不再为内心的悲苦、肉体的疼痛和罪恶的阴谋阴沉着脸。

欢乐和幸福使他们脸上的每一道线条都显得生气勃勃。

眼泪被微笑稀释，而痛苦只是升腾到更高一级欢愉的一个台阶。

人们不承认他们会年老体衰。

他们永远年轻，永远在开玩笑，甚至死到临头还在那里调情。

一切都浸透了淫佚，一切都表现出肉欲。

生活成了无休无止的行乐。

销魂之后，不是叫人难受的觉醒，而是新的欢娱。

事情和行为都没有后果。

只有“今天”，“明天”是没有的。

规矩正派并不责难肉欲，曲解肉欲。

肉欲像是一座施过魔法、驱出了罪孽的大森林，林中没有一棵树长着禁果。

凡是甜蜜的、诱人的果子都可以品尝，每一步都有成千的、形形色色的愿望等着实现。

享乐是人们至死不渝的伴侣，它慷慨地赐予每一个人。

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目光中便已燃烧着享乐的预感；而红颜老去的妇女，许诺施舍的眼神仍是那样的撩人。

大自然废除了它的铁定的法则，连反自然的行为也不令人嫌恶。

连反自然的行为都淹没在辉煌的美的海洋之中。

放眼四望，美无处不在，到处是耀眼的光芒。

人在美中生活，在美中死去。

美，在新生儿的摇篮旁；美，在垂死者的病榻边。

美是永不落山的太阳。

这就是那些在旧政权底下生活过的人到最后最后一息仍苦苦追忆的伊甸园。

洛可可时代热情的诗句、精巧的版画、华美的画幅，把一个安乐欢愉的世界再现在我们向前。

它们开没有说谎：这个伊甸园确实一度存在过，后来却永远从地面上消失了。

昔日的见证人并没有说谎——这是没有疑问的。

不过，他们隐瞒了一部分真相，而且是对于历史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真相。

他们闭口不谈这样一个事实：在旧政权时代，生活在伊甸园中的只是少数人。

君主专制政体只是给极少数人创造了机会，让他们得以过放荡的寄生生活。

这种生活，甚至在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时期，欧洲人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上述的证据还闭口不谈当时其余的人类几乎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名副其实的地狱中。

<<欧洲风化史>>

他们也只能生活在地狱里，才能叫世界成为极少数人的天堂。
正因为这样，旧政权时代不是全人类的失去了的天堂

<<欧洲风化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